论圃隐郑梦周的儒学思想

李甦平

中文提要：郑梦周是韩国丽末鲜初之际一位重要的儒学家。本论文从旁人对郑梦周的评价中，从郑梦周的诗词中，以及郑梦周的节义精神中探讨了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及其学术和社会价值。牧隐是郑梦周的好友，他曾推荐郑梦周在成均馆教授性理学，对郑梦周的学术思想深为了解。李穡为郑梦周作诗五首，书、记各一篇，这些记录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郑梦周是研究理学（性理学）的鼻祖。此外研究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主要是依据他的诗文。郑梦周的诗，不仅对人有重要影响作用，而且还被选入由中国文人编的诗集中。这些都说明他一方面对朱熹理学思想做了阐释，另一方面对程朱易学思想也做了继承。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发扬了孔孟儒学思想，在韩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郑梦周，性理学，朱子学，孔孟儒学，节义精神

郑梦周（1337—1392）号圃隐、字达可。《高丽史》“本传”说他“天分至方，豪迈绝伦，有忠孝大节，少好学不倦，研究性理，深有所得”。他于 23 岁时（1360 年）三登文科状元，高扬文名；30 岁时（1367 年）成为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在国学教授性理学；35 岁时（1372 年）任书状官之职，赴明朝后成为亲明派的领导人。后因忠孝于高丽社稷，郑梦周与易姓革命的李成桂一派相对抗而遭杀害。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节义精神，使得他的名字在韩国儒学史上彪炳千古。

在学术上，郑梦周被被誉为“东方理学之祖”。但是，由于郑梦周被斩首示众，没收家产，所以有关他学问的文献资料也被毁失传，只留下诗文三百余首和有限的书、铭、记等不足二十篇。因此，研究郑梦周的学术思想，探究他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的原因，只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即从旁人的传言中，从他的诗文中，从其节义精神中进行研究。下面，依次进行论述。

一、从旁人传言中考查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

牧隐李穡是郑梦周的好友，他曾推荐郑梦周在成均馆教授性理学，对郑梦周的学术思想深为了解。李穡为郑梦周作诗五首，书、记各一篇，其中有关的记载如下：

李穡在《忆郑散骑三首》中第一首诗中说：“光风霁月郑鸟川，独究遗篇续不传”。在《圃隐斋记》中又说：“鸟川郑达可，歌鹿鸣而贡丘园之束帛，擢状元而擅文花之英华；续道绪于濂洛之源，引诸生于诗书之圃。”^①他评价梦周学

^① 《忆郑散骑三首》，《圃隐斋记》见《圃隐集·附录》，《韩国文集丛刊 5》，景仁文化社，1990，613、614 页 [“Three Poetries in a Memory of Zheng Sanji”, “the Records of Puyin Room”,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Appendix, *Series of Korean Collected Works*, vol.5, Jingren Culture Press, 1990, p.613 and p.614].

问是“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①

李穡的上述传言说明了一个事实，即郑梦周是研究理学（性理学）的鼻祖。如上述诗文中的“独究遗篇续不传”，其中的“遗篇”主要指理学的基本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据郑道传回忆说，他年轻时兴趣在诗词文章，后听人讲郑梦周说：词章之学为末艺，应当学心身之学，而身心之学就在《大学》《中庸》两书之中。于是，郑道传找来这两部书进行研究，后又登门求教于郑梦周，闻所未闻，大获收益。临别时，梦周送他一部《孟子》。^②郑道传还对郑梦周在“四书”方面的心得及其讲论要旨，作了评论：“（圃隐）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行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③这是说，他的学问得程朱理学传道之宗旨，即从《大学》和《中庸》中把握了儒学为心身之学的要旨，又从《论语》和《孟子》中体验到了修养心身的方法。可见，郑梦周是通过研究“四书”而接受程朱理学和发扬儒学道统的。为此，李穡评价他是“绪道绪于濂洛之源”，即他是接着周敦颐和二程讲性理学。关于这一点，他的门生卞季良等人曾说：“高丽文士皆以诗骚为业，惟圃隐始介性理之学”。^④这话与郑道传的说法相吻合，表明在高丽文士都沉浸于诗文词章之学

① 《高丽史·列传》卷30，《郑梦周条》[*The History of Koryo Dynasty Biography*, vol.30, see “A Vocabulary of Zheng Mengzhou”].

② 郑道传，《圃隐奉使稿序》，见《圃隐文集》卷3，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3，353—354页说：“道传十六、七习声律为对偶语。一日，骊江闵子复（按子复，闵安仁字）谓道传曰：吾见郑先生达可，曰：词章末艺耳，有所谓身心之学，其说具《大学》《中庸》二书。今与李顺卿携二书往于三角山僧舍讲究之，子知之乎？予既闻之，求二书以读，虽未有得，颇自喜。……予极往谒，则与语如平生，遂赐之教，日闻所未闻。……先生送《孟子》一部，朔望之暇，日究一纸或半纸，且信且疑，思欲取正于先生。”[Zheng Daochuan, “Puyin Envoy Manuscript, Preface”,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Institute of Great Oriental Culture of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1983, pp.353-354].

③ 郑道传，《圃隐奉使稿序》，见《圃隐文集》卷3，353—354页 [Zheng Daochuan, “Puyin Envoy Manuscript, Preface”,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pp.353-354].

④ 卞季良等，《祭凤阳郡李氏文》，见《圃隐集·附录》，620页 [Bian Jiliang, “Papers of Li

时，唯有郑梦周提倡性理之学。另外，还有古川一乡士的传言也印证了郑梦周是较早研究性理学的学者之一。他说：“呜呼！高丽之季，箕化已远，大道烟没。一时君臣，迷惑于异端。而唯吾先生挺然独立于众楚之中，以扶吾道癖异端为己任。非有所得于心，能如是乎？虽比并于濂洛真儒无愧，而其有功于东方，则与孔子无异焉。”^①高丽之时，唯有郑梦周傲首独立，提倡性理学。其功可与周（敦颐）程（二程）相比，可与孔子齐名。所以，李穡评价郑梦周是“东方理学之祖”。

二、从其诗文中探究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

研究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主要是依据他的诗文。郑梦周的诗，不仅对人有重要影响作用，而且还被选入由中国文人编的诗集中。如明末清初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清朱彝尊编的《明诗综》等诗集中有郑梦周的诗约十四首之多。这是因为他的诗文多是“性理之作”。^②综观郑梦周诗文所反映的性理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对朱熹理学思想的阐释

在韩国学者中，郑梦周大概是最早以自己的学说为朱熹著作加注的学者。曹好益在《圃隐先生集重刊跋》中说：“朱子《四书集注》行于东方，无有知其义者，独先生剖析精微为之训解，及云峰胡氏《四书通》至，所论皆合，时人始服

Family at the County of Jifengyang”,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Appendix*, p.620].

① 古川一乡士，文见《圃隐集·附录》621页 [Gu Chuanyi,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Appendix*, p.621].

② 古川一乡士说：“所录《读易》《观鱼》《冬至》《浩然》等篇，皆性理之作也。”见《圃隐集·附录》，621页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Appendix*, p.621].

先生之深于道学矣。”^①这是说在高丽时代，郑梦周最早为朱熹的《四书集注》作训解（有《四书训解》，但早已失传），而时人不知正确否？当胡炳文（号云峰）的《四书通》传到高丽时，人们才发现郑梦周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解与胡炳文完全吻合。因此对郑梦周佩服不已。这是因为胡炳文的《四书通》是为纠正饶鲁（双峰）不符朱子之说而作。《元史》“本传”说：胡炳文“亦以易名家，作《易本义通释》，而于朱熹所著《四书》，用力尤深。余于饶鲁之学，本出于朱熹，而其为说，多与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书通》，凡辞异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辞同而指异者，析而辨之，往往发其未尽之蕴”。^②从中可以了解到胡炳文是一位坚定的朱子学者，为维护朱子学的纯正而著书论辩。当这部《四书通》传到高丽社会后，人们发现郑梦周对朱熹思想的训解，竟然与胡炳文一样。所以，李穡才讲“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

郑梦周论理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和谨慎的，诚如他在《吟诗》中所形容的那样：

终朝高咏又微吟，苦似披沙欲炼金。

莫惟作诗成太瘦，只缘佳句每难寻。^③

为朱熹思想作阐释，就如同吟诗一般，又苦又艰辛，人都累瘦了。为了准确把握朱熹思想，郑梦周在《右东窗》中描述了自己认真研究儒学的情景：

独擅文章继牧翁，灿然星斗列胃中。

① 《圃隐文集》，重刊跋，298页 [A *Collection of Puyin*, “Preface for the reprint version”, p.298].

② 《元史》卷189“儒学一”，中华书局，1976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vol. 189, “Confucianism 1”, Zhonghua Shuju, 1976].

③ 《吟诗》，见《圃隐集》卷1，578页 [“Recite Poems”,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1, p.578].

更将六籍窗前读，手自研朱考异同。^①

郑梦周认真研读六经，努力探索朱子学的义理。其结果，他在一篇名为《圆照卷子》的杂著中写道：

如天之圆，广大无边；如镜之照，了达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与心，而吾家亦许之以近理。然其圆也可以应万事乎，其照也可以穷精义乎。吾恨不得时遭乎灵山之会，诘一言黄面老子。^②

郑梦周认为道教的“道”和佛教的“心”都不如性理学的“理”，因为“理”可以“应万事”，可以“穷精义”。以“应万事”“穷精义”来评价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很到位的，这实质上就是全祖望所说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③的意思。

（二）对程朱易学思想的继承

在郑梦周的诗文中关于《易》的作品有六首，可见他对易学研究的深入。郑梦周的易学思想基本上是对程颐和朱熹易学思想的继承。如李穡说他“老来易学慕伊川，羲画仍将继邵传”。^④这是讲郑梦周的易学继程伊川和邵康节之易。关于《易》，有所谓“先天”易和后天“易”之说，宋儒以伏羲始画八卦为“先天”易，以文王重六十四卦为“后天”易。邵康节讲《易》，重象数，主“先

① 《右东窗》，见《圃隐集》卷 2，588 页 [“You Dong Chuang”,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2, p.588]。

② 《圆照卷子》，见《圃隐集》卷 3，599 页 [“Yuan Zhao Juan Zi”,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p.599]。

③ 《晦翁学案》，见《宋元学案》卷 48 [“Hui Weng Xue An”, *Song Yuan Xue An (Case Studies of Song and Yuan Learning)*, vol.48]。

④ 牧隐，《忆郑散骑三首》，见《圃隐集·附录》615 页 [Mu Yin, “Three Poetries in Memory of Zheng Sanji”,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Appendix*, p.615]。

天”易学；程伊川讲《易》，重义理，主“后天”易学。郑梦周的易学则“先天”“后天”都汲及到，故郑道传说他是“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①而这正是继承了朱熹的易学理念，因为朱熹讲《易》，主要继承程伊川的义理学。但又采用邵康节的象数学。

关于郑梦周易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六首诗文中加以探究。

冬至吟 二首

乾道未尝息，坤爻纯是阴。一阳初动处，可以见天心。

造化无偏气，圣人犹抑阴。一阳初动处，可以验吾心。

读易寄子安大临两先生 有感世道故云 二绝

纷纷邪说误生灵，首唱何人为唤醒。闻道君家梅欲动，相从更读洗心经。

固识此心虚且灵，洗来更觉已全醒。细看艮卦六画耳，胜读华严一部经。

读易 二绝

石鼎汤初沸，风炉火发红，坝离天地用，即此意无穷。

以我方寸包乾坤，优游三十六宫春，眼前认取画前易，回首包羲迹已陈。^②

其中的《读易寄子安大临两先生》的两首诗是对程伊川易学思想的继承。因为诗中的“细看艮卦六画耳，胜读《华严》一部经”出自二程之语。二程先生说

^① 郑道传，《圃隐奏使稿序》，见《圃隐文集》卷3，354页 [Zheng Daochuan, “Puyin Envoy Manuscript, Preface”,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p.354].

^② 《圃隐集》卷2，594、595页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2, p.594 and p. 595].

过，“看一部《华严经》，不如看一艮卦”。^①二程先生认为《华严经》只是空讲止观，而对于为什么要止，如何才是止，一点也未说。相反，艮卦则明确地告诉人们要止于所止。所以，二程先生说：“艮卦只明使万物各有止，止分便有定。”^②具体说，明道尝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于恩，君臣止于义之谓。”^③伊川也说过：“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随其所止而止之。”^④二程的上述论述谈的是艮卦的义理，即“有物必有则”的道理。“夫有物必有则。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万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则安，换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万物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⑤圣人能顺治万物，就是遵从了“有物必有则”这一基本原理。郑梦周这两首诗的义蕴也是要告诫人们不要被“邪说”（指佛教）所干扰，要认真读“洗心经”（即《易经》）。因为艮卦所讲的“有物必有则”的义理比《华严经》强得多，它明确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明确了顺治万物的真谛。

其余四首诗则是对朱熹易学思想的继承。

《周易本义》是朱熹对于《周易》的正式注解。朱熹易学思想的要点是“尚其变”。他把《周易》“易”字理解为“变易”和“交易”，又指出“变”的基本内容是“流行”和“对待”。例如从卦象看，“一阴一阳”这个流行是“坎”“离”这两个卦的互相交替。这个流行可以从中间截断来看，不论怎样截断，都说明它是“坎”“离”两卦的互相交替。如果从“一阳”截断，那就是一个阳爻，一个阴爻，又一个阳爻，这就是“离卦”下边跟着一个阴爻、一个阳爻，又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 6，《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Literary Remains of Chengs in Henan”, vol.6, see *the Literary Remains of Two Chengs*, Zhonghua Shuju, 1981].

② 《河南程氏遗书》卷 6，《二程集》 [Ibid.]。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 11，《二程集》 [Ibid., vol.11] 。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 18，《二程集》 [Ibid., Vol.18] 。

⑤ 《河南程氏遗书》卷 11，《二程集》 [Ibid., Vol.11] 。

一个阴爻，这就是“坎卦”。下边跟着又是一个“离卦”，“离卦”下边又是一个“坎卦”，如此相互交替下去，以至无穷。这种交替可以形象地表示为“一阴一阳之谓道”。^①

郑梦周非常准确地把握了朱熹这一易学思想的要领，他在《读易》两首诗中特意讲了“坎”“离”两卦的作用。“石鼎汤初沸”指水为“坎”，“凡炉火正红”指火，为“离”。“坎离天地用，即此意无穷”是讲一阴一阳相互流行、对待的功用是宇宙间基本的原理，意义无穷。而《冬至吟》两首诗也是反复讲“乾道”（阳）和“坤爻”（阴）的互动，意在表明“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义蕴。

（三）对孔孟儒学思想的发扬

郑梦周对于孔子和孟子非常虔诚并积极发扬其儒家思想。如他在《冬夜读春秋》一诗中写道：“仲尼笔削义精微，雪夜青灯细玩时，早抱吾身进中国，傍人不识谓居夷”。^②这首诗一方面突出地表达了他对于《春秋》中“内诸夏，外夷狄”要旨的体会，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进中国，拜孔师的迫切心境。对于孟子思想，郑梦周也同样很虔诚，尤其是对《孟子》的“浩然之气”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观点，更是竭力发扬。例如：《浩然卷子》

皇天降生民，厥气大且刚，夫人自不察，乃寓于寻常。养之固有道，浩然谁敢当，恭承孟氏训，勿助与勿忘。千万同此心，鳶鱼妙洋洋，斯言知者少，为子著此章。^③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194、195页 [Feng Youlan, *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5, p.194 and p. 195]。

② 《冬夜读春秋》，见《圃隐集》卷2，595页 [“To Understand Spring and Autumn at Winter Night”,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2, p.595]。

③ 《浩然卷子》，见《圃隐集》卷2，589页 [“Hao Ran Juan Zi”, see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2, p.589]。

诗文中的“恭承孟氏训”和“为子著此章”表明了郑梦周发扬孟子思想的决心。诗中的“厥气大且刚”“养之固有道”“勿助与勿忘”说明孟子讲“浩然之气”为“至大至刚”，要“善养之”，而善养之法则为“勿助与勿忘”。诗中的“千古同此心，鸢鱼妙洋洋”讲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道理是普遍存在的。

三、从其节义精神中体味郑梦周的性理学思想

朝鲜朝著名性理学学者李滉（退溪）称赞郑梦周的学问和人品是“渊源节义两堪宗”。^①这就集中说明了郑梦周不论是在儒学学理方面，还是在节义精神方面，都堪称韩国人的宗主。正是由于他平日讲求性理学，所以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能够作到一臣不侍二主；而他忠君忠国的节义精神也正是他所主张的性理学的体现和光大。对此，南公辙在《崧阳书院东庭碑铭并序》一文中说：“先生之节，实出于平日之学问”。^②

在丽末李氏革命之时，郑梦周并非不知高丽王朝大势已去，人心已向李氏。当时，也有不少人劝他要识时务顺大势，归向李氏。如《成见丛话》中有一段记述说：“圃隐，学问精粹，文章亦浩瀚。丽季为侍中，以尽忠辅国为己任。革命之际，天命人心皆有所推戴，公独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有僧素与相识者，告公曰：‘时事可知，公何胶守苦节？’公曰：‘受人社稷，岂敢有二心，吾已有所处矣。’”又有记述说：“当丽季国势岌岌，有僧赠圃隐曰：‘江南万里野花发，

① 李滉，《临皋书院》[Li Huang, “Lingao College”]: “圃翁风然振吾东，作庙渠渠壮学宫，寄语藏修诸士子，渊源节义两堪宗”。转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圃隐先生集续录》卷3，韩国回想社，1985 [ci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Puyin, and A Sequel of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Korean Recollec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② 《圃隐郑先生文集》《圃隐先生集续录》卷3 [ci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Puyin, and A Sequel of Collection of Puyin*, vol.3]。

何处春风无好山’。圃隐流涕曰：‘呜呼！其晚也，其晚也’！”^①这两则记述中的僧人的言说或诗句，其义都十分明白，即规劝郑梦周移情于李氏朝鲜。但郑梦周严辞相拒，受人社稷，不能一心二意。表达了他对高丽王朝的忠心耿耿，至死不变的节烈精神和气概。

对此，朝鲜朝名儒柳成龙则从天理名分、纲常节义等理论方面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他说：“大厦将倾，而一木扶之；沧海横流，而一苇抗之。知其不可而犹且为之者，分定故也。古人云，天地生人，各无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尽分处。所谓分者何也？天地所以命物，而物之所以为则者也。然则，木之支厦，分也，苇之抗海，分也。臣子之忠孝于君亲而竭诚尽节，以至捐躯殒命者，亦分也。学者，学此而已；知者，知此而已；行者，行此而已。尽此者圣，勉此者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得丧祸福，随其所遇，而吾心安焉。若夫时之不幸，势之难为，则君子不以为病焉。圃隐郑先生，以义理之学为诸儒倡，当时翕然宗之。今其微言绪论虽无所寻逐，然即其所就之大者而观之，则亦求尽乎性分之内，而不愿乎其外者欤？不然，何其见之明而守之固，决之勇而行之果欤！呜呼！先生在家为孝子，立朝为忠臣。迨乎丽运告讫，天命去矣，民心离矣。圣人作，万物睹，一时智能之士，争欲乘风云之际，依日月光，以求尺寸之功，孰肯以王氏社稷为念哉。惟先生挺然独立于风波荡覆之际，确然自守于邦国危疑之日，义形于色，不以夷除贰其心。既竭其力之所至不得，则以身殉之，无所怨悔，岂所谓知其不可而犹且为之者耶？然先生一死，而天衷以位，人极以建，民彝物则赖以不坠。斯固心之所安而分之所定，于先生何感哉？或有以先生周旋乱世，不洁身为疑者。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先生有焉。由其如是，故不屑于进退出处之常，以委身处命于昏乱之世，尽瘁宣力，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其忠盛矣。任高丽五百年纲常之重于前，启朝鲜

^① 《圃隐郑先生文集》卷4《诸家记述》[ci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Puyin, and A Sequel of Collection of Puyin*, vol.4, “the Portrayal of Various Family”].

亿万载节义之教于后，先生之功大矣。”^①从柳氏的论述中可以体味到郑梦周的“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忠盛节烈精神是对孟子“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教义的关照，亦是对儒学忠君侍国、忠贞不两大节的忠实继承和认真践履。郑梦周的忠孝节义是其研究性理的结果，亦是其性理学修养的升华和境界。^②

（作者系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投稿日：2011.11.20，审查日：2011.12.14~28，刊载决定日：2011.12.29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圃隐郑先生文集》
A Sequel of Collection of Puyin
2. 《圃隐集》
A Collection of Puyin
3. 《二程集》
The Literary Remains of the Two Chengs.
4. 《圃隐文集》
A Collection of Puyin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 5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Feng Youlan, 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5, 1995.
6. 楼宇烈，《东方理学宗祖 淑世儒林楷模》，刊于《风流与和魂》，沈阳出版社 1997。
Lou Yulie, “the Father of Oriental Theory of Principles, Model of Confucian World”, in Fengliu Yu Hehun, Shenyang: Shenyang Press, 1997.

① 柳成龙，《圃隐先生集跋》，转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卷 4 [Liu Chenglong, “the Collected Abstract of Puyin, Preface”, cited from *A Collection of Puyin*, vol.4].

② 楼宇烈，《东方理学宗祖·淑世儒林楷模》，刊于《风流与和魂》，沈阳出版社，1997，69—86 页 [see Lou Yulie, “the Father of Oriental Theory of Principles, Model of Confucian World”, in *Fengliu Yu Hehun*, Shenyang: Shenyang Press, 1997, pp.69-86].

A Study on Zheng Mengzhou's Confucianism

Li Suping

Zheng Mengzhou is an important Confucian between the end of Koryo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Korea. This article explores Zheng Mengzhou's thoughts of Xing Li Xu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Principle) and its academic and social value, based on other people's evaluation, his poetry and his Spirit of Principle and Justice. As a good friend and wit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Zheng Mengzhou's academic thoughts, Mu Yin recommended Zheng Mengzhou to teach Xing Li Xu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Principle) at Sungkyunkwan. Li Qiang wrote five poems, one article and jotting for Zheng Mengzhou. These records sufficiently explained the fact that Zheng Mengzhou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study of Xing Li Xu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Principle). Besides, the main basis of the study of Zheng Mengzhou's thoughts of Xing Li Xue is his poems and articles. His poems not on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eople, but also were edited in Collections of Poems by Chinese literator. All these illustrate that he explained Zhu Xi's thoughts of Li Xue, on the one hand, and inherited Chengzhu's thoughts of Yi theory, on the other. Besides, he also carried forward Confucianism and occupied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Confucianism.

Key Words: Zheng Mengzhou, Xing Li Xue(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Principle), Zhu Zi Xue, Confucianism, The Spirit of Principle and Justice